

杨晓明著
Yang Xiaoming

欣悦的灵魂

ROMAIN ROLLAND

罗

曼·罗兰

ENCHANTED SOUL



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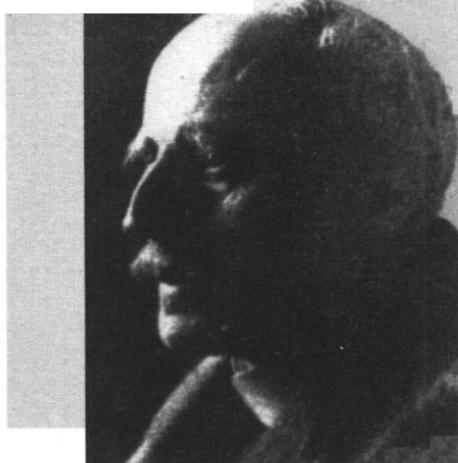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罗曼·罗兰

Yang Xiaoming 杨晓明 著



欣悦的灵魂
ENCHANTED SOUL



Romain Rolland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booksss.com>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王智敏
封面设计:周靖明
技术设计:何 华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欣悦的灵魂:罗曼·罗兰

杨晓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00 千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3704-X/K·571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3.00 元

前言：“和谐大师”的和谐梦

和谐是一切梦幻之女王，也是我毕生的梦。

——罗曼·罗兰

1924年7月17日，罗曼·罗兰在致中国学者敬隐渔的信中说：“一个向着全人类吟诵的真正的诗人应该被称为‘和谐大师’。”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罗曼·罗兰自己就正是这样一位“和谐大师”。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那些“向着全人类吟诵”的著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和谐”自始至终是他梦牵魂绕的主题。

作为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罗曼·罗兰不仅是20世纪法国的一位重要作家，而且也是现代西方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人文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他的那部“献给各国的受

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毫无疑问，是“向着全人类吟诵”的一首宏伟的史诗、一部辉煌的交响乐。而他那篇震撼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文章《超乎混战之上》，更是一首直接“向着全人类吟诵”的和平之歌。正是因为如此，因为“他的作品充满崇高的理想主义，并且生动地描写人类，获得深刻的共鸣”，才使他能够在那场席卷全人类的灾难性战争中成为唯一“超乎混战之上”的作家，成为战火之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称罗曼·罗兰为“灾难深重的欧洲的喉舌”、“世界的良心”。前苏联权威作家高尔基称罗曼·罗兰为“顽强的、坚定不移的人类斗士”、“地球上一切正直的人们所爱戴的人”、“少数无愧于描写人类的巨匠这一最伟大的称号的人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早在 1893 年，当时默默无闻的罗曼·罗兰就在日记中写道：“经常表达人间的‘和谐’，神圣的‘和谐’，数不清的多种形式之下的‘和谐’。这是艺术的首要目标，也是科学的首要目标。”尽管那个时代的法国社会和文学界笼罩着“普法战争”之后的失败主义思想和世纪末的颓废沮丧情绪，并不接受他这种关于表达人间“和谐”的呼吁，但他却以“不创作，毋宁死”的决心写出了他最初的一批剧本，呼唤人类神圣的“和谐”。后来，他那一系列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诸如“巨人三传”，虽然以表现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天才人物的痛苦和他们战胜痛苦的伟大灵魂而著称，但其天才人物最终的归宿，无一不在于达到宁谧的和谐境界。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最终战胜的，其实并非客观的外在世界，并非巴黎“广场上的集市”或庸俗的德

国思想文化界，而是“自由灵魂”战胜了自身的痛苦，超越了尘世的喧嚣，从而达到了高远澄明的境界，得到了精神上的弥漫、完善、自由与和谐。在他最后一部交响乐式的作品《欣悦的灵魂》的《初版序》和《订定本导言》中，罗曼·罗兰对读者说得更为明白：“这不过是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这生命并非没有矛盾，而且错误不少，它虽然达不到高不可攀的真理，却一贯致力于达到精神上的和谐，而这和谐，就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真理。”因此，“我把这部作品献给和谐。和谐是一切梦幻之女王，也是我毕生的梦。”可见，一切都归于和谐：无论是受苦而奋斗的英雄主义还是自由必胜的理想主义。

所以，这是一个“向着全人类吟诵的真正的诗人”，一个以和谐为至高真理和毕生之梦的作家，一言以蔽之：一位“和谐大师”！

而我们看到，与这位“和谐大师”遥相呼应，在东方，中国诗人郭沫若于1920年在《凤凰更生歌》里高声唱道：

我们和谐呀！

我们和谐呀！

一切的一，和谐呀！

一的一切，和谐呀！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

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和谐之梦已做得非常久远。早在古代

希腊，和谐就是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家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名言说：“美即和谐。”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阐释说：“和谐是各对立面因素的协调一致。”在中国古代，太史伯阳对郑桓公论述“和实生物”，智者晏子向齐景公阐释“和与同异”，圣人孔子说“和为贵”，经典《中庸》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实际上也都是对和谐境界的追求。因此，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可以说，和谐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境界。当然，越是追求的，越是难以得到。对于人类来说，绝对的和谐也许永远就只是一个梦幻。不过，反过来说，越是难得的，便越是值得追求的。所以，直到今天，直到进入现代乃至所谓科技越发达，物质越丰富，精神越匮乏的后现代，人们也仍然向往着精神弥满、完善、自由的和谐境界。

百年一觉和谐梦。

今天，我们已站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间的门槛上，在这跨世纪的交界点上回顾罗曼·罗兰这位跨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和谐大师”的和谐梦，回顾他作为杰出的文学家、人文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为实现人类和谐之梦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并注入我们新的体悟和认识，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罗曼·罗兰所梦牵魂绕的那些主题，对于站在跨世纪交界点上的我们来说，也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和谐是一切梦幻之女王”，又何尝不是我们毕生的梦呢？

目 录

前 言 “和谐大师”的和谐梦.....	(1)
第一章 从“鼠笼”到“修道院”	(1)
一、“鼠笼”里的囚徒	(2)
二、从外省到巴黎.....	(8)
三、精神危机与宗教叛逆.....	(13)
四、三道灵光闪现.....	(18)
五、瓦格纳、莎士比亚、雨果及其他.....	(28)
六、人文主义修道院.....	(41)
七、列夫·托尔斯泰	(51)

第二章 罗马的春天	(63)
一、文艺复兴的梦游船	(63)
二、玛尔维达：“我的第二个母亲”	(73)
三、毫无结果的初恋	(96)
第三章 不创作，毋宁死	(99)
一、在职业与艺术之间	(99)
二、婚姻与博士论文	(105)
第四章 默默无闻的十年	(116)
一、最初的奋斗	(117)
二、信仰悲剧	(128)
三、人民戏剧与革命剧	(142)
第五章 呼吸英雄们的气息	(163)
一、痛苦与英雄的灵魂	(163)
二、从痛苦走向欢乐：贝多芬	(167)
三、以痛苦为欢乐：米开朗琪罗	(175)
四、自寻痛苦，摈弃欢乐：托尔斯泰	(188)
第六章 辉煌的交响乐	(200)
一、“英雄”与克利斯朵夫	(200)
二、受苦而奋斗的自由灵魂	(206)
三、民族精神与世界公民	(212)

目 录

四、辉煌的交响乐.....	(221)
第七章 欣悦的灵魂.....	(230)
一、高卢式的自由欢乐.....	(230)
二、悲欢苦乐的生命内心故事.....	(240)
三、从苦难兄弟到自由女性.....	(245)
四、又一部交响乐.....	(253)
第八章 欧洲的良心.....	(257)
一、超乎混战之上.....	(257)
二、诺贝尔文学奖.....	(266)
三、精神独立宣言.....	(272)
四、向过去告别.....	(279)
后 记 重读罗曼·罗兰	(292)

第一章 从“鼠笼”到“修道院”

一段漫长而沉思的生命是一次伟大的历险。有时它甚至是一个家族或一个种族的经历的顶点；是对于后者悠远而扑朔迷离的过程的答案；是它那缓慢的成长所体现的果实，带着它那些错误、成功、道德和罪恶的标志。

——《内心旅程》①

① 《内心旅程》系罗曼·罗兰晚年所写的自传。汉译文参见孙梁译《内心的历程》，收入《罗曼·罗兰文钞》，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5月第1版，以下引该书版本同。

一、“鼠笼”里的囚徒

1886年1月29日，罗曼·爱德蒙·保罗·爱弥尔·罗兰出生于法国中部勃艮第地区所辖涅夫勒省的小市镇克拉姆西。父系方面五代都是公证人，母系方面也有三代是公证人。因此，这是一个在当地颇受人尊重的家庭。在《内心旅程》中，罗曼·罗兰自己曾回顾说：“我父亲在那小城中占有一个特权的地位。他干着书吏的行业，是一区中最成功的，同时还领导着市政。在全区几十哩周围，人们都十分欢迎他，使我幼稚的心里觉得真舒服。”罗兰父系方面的祖先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是拥护国民议会的革命分子，而母系方面的古洛家族则具有冉森教派^① 严肃而虔诚笃敬的宗教精神。这使得罗曼·罗兰“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理想具有同样坚定的信仰。法国历史上几个世纪以来信仰和自由思想之间、宗教和革命之间存在的冲突，后来在这位艺术家身上开出了鲜艳的花朵。”^② 据说，父亲爱弥尔·罗兰给儿子起名为罗曼和保罗·爱弥尔，是希望他像古罗马传记作家普卢塔克笔下的罗马英雄一样具有强力的精神和超凡的天赋。^③ 当然，我们知道，罗曼·罗兰后来并没有使他父亲的愿望落空。

罗曼·罗兰父母的身体非常健康，罗兰和古洛家族的人都是

① 17世纪时形成的一个天主教派别，以反对纪律松弛、道德败坏，要求虔诚笃敬、生活严肃而著称。

② 斯蒂芬·茨威格《罗曼·罗兰传》。汉译文参见姜其煌、方为文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3页，以下引该书版本同。

③ “罗曼”在法语里是“罗马人”的意思，而“保罗·爱弥尔”则是古罗马执政官帕尔斯·爱弥塔斯的法语拼音。

高大健壮、精力充沛而且长寿的人。^① 可幼儿时的罗曼·罗兰身体却并不健康，而是体弱多病的。在他出生后不到一岁时，由于一个年轻女佣的疏忽，将他放在冬天的寒风中。虽然没有冻死，但却从此种下了病根，使罗兰终身易患支气管炎和气喘病。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罗兰的作品中频繁使用有关“呼吸”方面的词句，诸如“窒息”、“打开的窗子”、“户外的新鲜空气”、“英雄气息”等等。根据罗兰自己的说法，这正是与他身体“呼吸”方面的疾病分不开的。从这里，我们是否看到了疾病与创作，以及一个人幼年的遭遇与整个生命历程之间的密切关系呢？

除了身体方面的不适而感到窒息外，在精神方面，幼年的罗兰也同样感到桎梏而不自由。他在《内心旅程》中回忆说：

童年时，在我心灵中最初发生的疑问是：“我是从哪儿来的？现在我给禁闭在什么地方？……”

不知怎的，从我诞生的时刻起，最初的感觉，我小时候最强烈最执拗的感觉就是——隐隐约约、不断萦绕的，使我有时反抗、有时忍受的：

“我是一个囚徒！”^②

在克拉姆西有一所古老而摇摇欲坠的圣马丁教堂，据传说，15世纪时的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在跨进那个教堂时曾说：“好一个鼠笼！”而罗曼·罗兰则说：“我就落在那个‘鼠笼’里面。”

^① 罗曼·罗兰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活到80多岁，他的父亲更是活到95岁时才去世。

^② 参见《罗曼·罗兰文钞》第138—139页。

当然，“鼠笼”的说法只是一个比喻，或者说是一种象征。实际的情况是罗曼·罗兰所描述的三种印象，在另一个地方，他也把它们称为“三重监狱”：

第一种印象是“视觉印象”。罗兰的家是一座三面高墙，一面临着运河的四方形院落。在罗兰幼小的心灵里，围墙是那样高不可及，而屋前流动的运河，对整日被关在房间里的孩子来说，也不过是像动物园外的一道深堑罢了。因为，罗兰并不是乡下穷苦人家的孩子，而是市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之家的孩子。这一方面使他不用像乡下孩子那样从小就得在田野间牧牛放羊，四处奔跑，但另一方面也就失去了接近大自然的机会，而被整天关在家里不许出门。情况正如罗曼·罗兰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所说：“没有人比外省小城市里的一个市民阶级的可怜孩子更多地被剥夺接近大自然的机会了。他被紧闭在古老的宅院的墙垣内。他没有权利到处游逛。”^①

第二种印象实际上就是对自己体弱多病的印象。身体方面的疾病在思想意识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和创伤。“仿佛一只鸟在飞翔时受到了打击，又挣扎着想飞起来。——这鸟儿扑动着翅膀，或者胸口受了伤，十分烦躁地困伏着，缩成了一团。”^② 这的确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罗曼·罗兰要在后来的创作中频繁使用有关“呼吸”方面的词句。

第三种印象被罗曼·罗兰称之为“精神方面的印象”。其实，他所表达的，主要是对于生命与死亡的迷茫、困惑与恐惧。死亡

① 《罗曼·罗兰回忆录》。汉译文参见金铿然、骆雪涓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7页，以下引该书版本同。

② 《内心旅程》，《罗曼·罗兰文钞》第140页。

的阴影笼罩着罗兰的童年时代。在他 5 岁时，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可爱的小玛德玲突然被白喉症夺去了生命。死神的降临使家里的气氛阴郁而悲凉，这在罗兰幼小的心灵中造成了对生命莫可名状的迷茫、困惑和对死亡大难临头的恐惧。加之罗兰本身体质弱多病，就更加深了这种迷茫、困惑与恐惧的程度。生命时常受到威胁，死亡的念头便乘虚而入。以致小小的罗兰竟会躺在床上高声不断地喊道：“妈妈，我不愿意死！”而已经遭到过失去爱女打击的母亲，这时就会紧抱着亲爱的儿子眼泪汪汪地说：“不，不会的，我的小宝贝！仁慈的上帝是绝不会让死神把你从我的身边夺走的！”

那古老的屋子、我脆弱的肺部、以及不吉祥的充满死亡的氛围组成了三重监狱，我童年时代最早的意识就在里面苗生，同时由我母亲怀着忧虑而慈爱的心情守护着。就像一株娇嫩的植物，跟在庭中墙角盛开的山藤与紫茄仿佛是同科姊妹；它们那容易枯萎的花瓣发出的幽香混合着凝滞的运河中湿腻腻的气息；我这小小的囚徒也像它们那样，在地里扎了根，然而企冀着阳光，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在空气里盲目而本能地摸索着，想找一条无形的出路，逃向天涯海角。^①

“小囚徒”寻找的出路有两条：

一条是从那古老的屋子旁流向远方的运河。靠在院内平台的

^① 《内心旅程》，《罗曼·罗兰文钞》第 141 页。

矮墙上，眼看着墙外日夜流逝不停的河水载着那些沉重的船只向远方驶去，“鼠笼”里的“小囚徒”仿佛也随之向前浮去，浮去，随波而下，到那广漠无边的不可知悉而任凭孩子的想象遨游的远方……当然，悠悠忽忽的想象终有回到现实的时候。孩子依然在院墙内的平台上，而远行的船只却早已去向远方。只不过，后面的船只又跟了上来，而孩子的梦幻也随之又一次开始，日复一日地重复下去。

另一条是没有院墙阻碍的自由之路——天空。“鼠笼”里那孱弱的“小囚徒”常常会仰起脸来，向着高空，望着那些飘荡的云朵和呢喃的飞燕在孩子的心目中化成变幻莫测的空中楼阁。阳光灿烂，白云霭霭，飞燕又是多么自由自在啊！可是，一忽儿风云突变，法兰西中原隆隆的雷雨闪烁着石破天惊的霹雳，粗目暴眼的天公对我们的“小囚徒”关上了无情的天窗。好在，来了一个救星，就像是女巫的手指在太空中打开了天窗：圣马丁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散布在空中的清音重新给了孩子的心灵以遐想的空间。

就这样，在整个童年乃至于进入少年时代，罗曼·罗兰都在心灵里摸索着逃向天涯海角的路，盲目而本能，迷茫而执着。在少年罗曼·罗兰看来，不仅他所置身的家庭环境和故乡小城克拉姆西像一个封闭而死气沉沉的鼠笼，就是整个涅夫勒省乃至勃艮第地区（包括涅夫勒、科尔多、索恩－卢瓦尔和约讷等省在内）都像是一个巨大而紧闭的洞窟。正因为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所以，当后来罗曼·罗兰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时，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那惊世骇俗的言论在他的灵魂中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和强烈的共鸣：

“……我的好朋友，你们什么事冒犯了命运，要被它解送到这儿来下监狱？”

“监狱？殿下！”

“丹麦是一座监狱。”

“那么这世界也是一座监狱。”

“一座很大的监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和地牢，……”①

法兰西“鼠笼”里的“囚徒”与“丹麦监狱”里的“囚徒”乃至“世界监狱”里的“囚徒”们在天才诗人莎士比亚的烛照下心灵相通而契合了：自由、和谐、人道主义成为他们梦牵魂绕，前仆后继追求的主题。正是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洞悉罗曼·罗兰毕生的创作与求索，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把那部耗尽10年心血而写成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另一部巨著《欣悦的灵魂》献给和谐，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在席卷一切的世界大战的风暴之中“超乎混战之上”，呼吁人类和平，成为“灾难深重的欧洲的喉舌、世界的良心”。这一切原始的动力，不就来源于克拉姆西的“鼠笼”吗？痛苦绽开欢乐之花，孤独的灵魂渴求和谐，只有饱受不自由羁苦的人，才能够深刻体会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②中国圣贤的经典之论原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

① 《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

② 《孟子·告子下》。